

潘政祥

著

爱情 会逝去 但我们 必须 留下

爱情，是一个飘摇在冬天黄昏的弄堂口的人影，
一边在静等雪花飞舞，一边在低吟浅唱！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爱情会逝去
但我们必须留下

潘政祥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情会逝去,但我们必须留下 / 潘政祥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500-3116-6

I. ①爱… II. ①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3529 号

爱情会逝去,但我们必须留下

潘政祥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郝玮刚
封面设计	当代出书网 (http://www.csw66.com)
版式设计	银川当代文学艺术中心图书编著中心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号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 mm 1/32 印张 7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3116-6
定 价	28.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5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 子

一声低吟，一只孤独的鸟儿划破了黄昏天空的宁静。

一个身影在落满晚霞的窗前，夕阳斑斓的光泻在玻璃窗上，也涂在他的脸上。他叫王冬生，爷爷给取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顾名思义，他就是在某个山村的某个冬天出生的，农村人的名字就像人一样总是那么朴实无华。

他把长长的视线收了回来，在口袋里窸窣了一阵子，摸出了支干瘪的烟卷……一股淡蓝色的烟雾，从未关严的窗缝飘向窗外。窗外的景色渐渐暗了下来，那股烟雾就格外地醒目了，仿佛无处着落又无处躲藏的记忆，在灰暗的天空中飘来荡去，久久地久久地不肯散去……

那是过去很久以前的事了，但记忆依然是那么的清晰——



有人总喜欢把自己突然想起一个人或一件事说成是出于感情的冲动，我认为却不尽然。这也许是每个人所处的生活境界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个人经历也不同的缘故吧。但这些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我的故事要如何开始，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导致该故事发生的另一个故事。

总之，从我对本故事的一无所知，到一知半解，直到有了以他为主人公的这个故事，之中丝毫不曾有过感情的冲动。而用较为适当的话来讲，应该是出于偶然。偶然是人所把控不了的。

他——一位曾在许多著名城市的竞技场上，得过许多鲜花与掌声的体育健将，外加一张俊美的脸蛋与一副无可挑剔的标准身材，又拥有最易发各种故事的年龄，是很招人眼目的。而在这种优越条件下所产生的故事，特别是爱情故事，更应该很浪漫、很令人艳羡。可他的故事却出乎意料地催人泪下、不堪回首，是一出彻底用泪与血交织成的悲剧。

我并不是希望用悲剧去赢得任何一位读者，我只不过是想借别人的真实经历写一段真实的故事罢了，如果各位看官有兴趣，就听我娓娓道来。

我之所以写他，当然就认识他。

我与他原本是中学时的同班同学，甚至还同桌过，虽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情谊，但那时在这座山区小镇的中学里，我自然也是他身后一大群追随者之一。我不善辞令，总喜欢把好坏隐藏起来，所

以在追随者之中，我默默无闻。

毕业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我经过一年的复读，考进了市师专。对于他我只是偶尔从其他同学那羡慕的言语里得知他曾受聘于某少体校，后来又得知他被部队来招兵的首长看中，在没有经过正规体检与政审的情况下，便穿上了国防绿，并深得器重红得发紫，甚至还得到过某副司令员的亲口夸赞，似乎前途非凡。再后来，事情却发生了质的变故。因为人们在谈论他时所流露的神色不单是以前所特有的仰慕了，而是有的翘起拇指，有的噤口不语，有的面有恨色，有的掉头不顾。他好像变得为有些人所不容，也为有些人所赞叹，而更多的还是为人们所惋惜怜悯。

逐渐地，他的名字仿佛一夜歌星奇迹般的从不同人的嘴里冒出来，我感到不可思议。人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他？为什么他会成为一些毫不相干乃至素昧平生的人的热门话题？然而他又的确实实实在在地像一件刚出土的稀世古董，让许多人为之感慨、为之激动、为之愤恨、为之厌恶。

讲故事就像是走楼梯，总得先找到一个安全可靠的落脚点才能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那么，我从人们的言论中得知已有八年未曾谋面的老同学——王冬生的一些情况，可以讲是本故事的第一阶梯，而第二阶梯则是在同事张老师儿子的婚礼上。

有段时间里，学校几位城里的年轻教师经常会利用课余时间聚集在一起，神秘地讨论着张老师的儿媳，并夸赞得美妙绝伦、天下无双。我并没有见过被他们誉赞不已、艳羡不已的女孩，何况我已家有娇妻，故对此事只是淡漠地一笑了之。到了应邀参加她婚礼的那天，酒宴尚未开席，我即被那几位急不可耐准备一睹为快的年轻人拥簇着进了新房。刚跨进房门，我顿觉眼前一亮，我惊讶地发觉那女孩甚至比人们赞誉的更超群出众。她的美静如处子，且美而不艳，那种从她身上发出的淡淡的美，仿佛是微风从远处送来的一阵阵兰花的清香。可奇怪的是，她既无新婚时姑娘家的那种矜持与赧

然，亦无姑娘家将为人妻时的那种柔情与蜜意，而是沉着一副姑娘家为自己深爱的恋人所摒弃时的那种特有的苍白苦楚的脸。那眼眶中荡漾着晶莹如玉般的泪水，是经过自己竭力压抑才不至于淌下来的。也许没有人在意她的这种神情，即便在意过，也会误以为这泪是幸福而导致的。可实际上，她比那捶胸顿足撕肝裂胆的嚎啕大哭还要痛苦、还要绝望。因为，我发觉在她的神情中所流露的是许多难言的恻隐与迫不得已的成分。

那时，我似乎预感到一些什么东西，但这种感觉就如雨后初霁的早晨被朝霞涂染后的雾气，朦胧而又遥远，遥远而又渺茫。

而当我避开众多发呆的目光带着众多的疑点悄然地从新房退出来时，迎面而来的是由于劳心过度而显得憔悴不堪的张老师。他一边拉着我往阳台方向走去，一边用红肿的双眼张皇着周遭，那松弛的肌肉还不时地在脸上痉挛般跳动着。

“……李老师，听说你认识王……王冬生……”他压低声音，结舌地问道。

王冬生？怎么又是王冬生？

“是的。”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什么关系？”

“一般同学。”

“有来往吗？”

“不，至今已整整八年未见过他了。”

“关系怎样？”

“没有什么交情，但也绝对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张老师，你问这……”

“李老师，求你一件事好吗？你也知道我是从来不求人的。可这次……我只有求你了……你可千万帮我这个忙……”

他说话时的这种紧张慌乱的神情是真实的，这种神情极易引起人的同情。

“张老师，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一头雾水。

“李老师，你也知道我儿子自小有残疾，又摊上棉纺厂这个破单位，再加上我们这帮穷教师既无权又无势，他的婚事一直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如今不知我前世修来哪门子福，竟给儿子修来这么一位媳妇……我是害怕啊！其实也没什么……只是你若遇见王冬生，千万帮我劝劝他……”

“劝他？为什么？”我越发疑惑不解了。

“劝他……劝他以后别再来找杨小眉了，我来生给他做牛做马……”

“不是讲王冬生已被判刑了吗？”

“应该没有，他经常来找杨小眉，为了躲避，小眉已经有一个多月未去上班了。唉……”

“那杨小眉是谁？是您的儿媳妇？就是这……”我往婚房的方向指了指。

张老师沮丧地点点头，把头垂了下来。

我望着这黑白相间的头颅，并没有往下问。正是张老师这神经质般的慌乱，使我刚才在新房里感觉到的朦胧而又遥远的预感，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就仿佛那片雾气已经一点点开始散去，眼前也变得亮丽起来。

因为人们不难把王冬生与杨小眉联系到一起。

为了张老师的嘱托与更透彻地了解这故事中的情节，我很花费了一些时间与精力，但结果总令我大失所望。虽然我妻子俊敏的娘家所在的村与他所在的村仅隔溪相望，自己又是同学，有足够的理由与机会去探访他，可每每向旁人打听他，招惹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不屑的如锋芒般的目光。后来，却在一个非常偶然的的机会，我终于见到了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呀！

那是在星期天县城百货商场文化用品部拥挤的人群中。

“建民，快看，那不是王冬生吗？”妻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尖

叫道。

妻的尖叫声，引来许多惊疑的目光，但我并不去理会。

“什么……王冬生？在哪？”我如炬的目光，侦探般四下搜索着。

“你看……”妻指着人群中一个形象邈邈躲躲闪闪的背影，激动而又肯定地讲。

我挣脱妻颤抖的手，并逐渐向那个人影挤过去。

“冬生？”

“……”那个人机械地扭过蓬乱的头颅，抬起乱发中一双无神甚至于呆滞的眼睛，不敢相信地望着我。

果然是他……那浓眉，那大眼。

我激动地握住他的手，不管他愿不愿意。

他尽量向后躲闪，呆滞的眼光逐渐变成了惊惶。

“你……你认错人了吧……”他的神态一片茫然不安。

他就是昔日的王冬生吗？我的心底蓦然升起了一种从没有过的怜悯。

“冬生，我李建民啊，李建民……你还记得吗？”我一边把他往外拉，一边尽量解释道：“老同学……李建民……我们还曾经同桌……”

“李建民……”他搔着头，似乎在努力寻找长远的淡淡的记忆。许久，他的双眼一闪，再仔细地审视着我，“哦，是你？你到过我家，找我有事？”

我见他终于还能想起我，心中不由一热。

“冬生，有空吗？”

“……我……”他双手不停地揉搓着已经褪了色满是灰尘的军装，依然那么不敢相信，不冷不热地说，“有什么事？”

这时，妻也从大楼里走了出来。

王冬生一见我妻，把头埋了下去，“俊敏……”

“我与俊敏想跟你谈谈杨小眉的事。”我抓紧机遇不失时机地说。

“什么？杨小眉？你也知道她？”他用枯瘦的双手猛地如铁钳般抓住我的双手，抬起瞬间瞪得奇大的双眼。

我望着他那似乎闪耀着两串磷光的黑幽幽的双眼，忍着疼痛，点了点头，并希望能挣脱他的双手，但没能做到。

“真的？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地方见到她了？”

他那灰白的脸迅速潮红起来，浑浊的双眼也湿润起来，沉郁的心情激动起来。

“冬生，别急，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好好聊一聊。”

他沉思了一会。

“好吧。”他终于松开双手，脸上流露出甜甜纯纯的孩童般无邪的笑意。就仿佛一位穷家的孩子终于得到了一块盼望已久的口香糖。

我如去大敌，双手交替抚摸着，长长地呼了口气。

“还是到我家里吧，要么现在就去，到家的班车就快要开了。”俊敏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接过话茬。

王冬生迟疑了一会，用请求的口吻说：“今天不行，我在县城还有些事要办，明天怎样？”

“好，那就明天，明天我下午刚好没课，也正好想去看一下俊敏的父亲，我们就在俊敏家碰面吧。”



第二天，上完课，象征性地扒了几口饭，我就急急地赶往俊敏家。

下午一点钟左右，王冬生手里拎着一大兜水果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看得出来，来前他曾刻意打扮过，但这打扮后的样子，我实在不敢恭维。单看那身烫得笔挺的廉价西服，像架在衣架上，空荡荡的，明显是太过于做作了。唯有刚修剪的小平头，才硬给他残留一丝往日的清秀与刚毅。

他将水果往桌上一搁，就用急切的目光盯向我。

“建民，你讲的那个杨小眉是不是在县税务局工作？”

我迎着他那急切的目光，迟疑地反问道：“难道还有第二个杨小眉？”

“不……建民，快告诉我，究竟是不是？”

我点点头。

他向前一步，伸手。

我连忙后退，将双手别在背后。我曾经吃过他激动的苦头，绝对不敢再把还隐隐作痛的双手伸给他去激动。好在他也似乎感觉到自己过于偏激了，不好意思地朝我笑了笑。

这时，妻正好从厨房出来，并迅速为我俩倒了两杯茶水。

“冬生，你快坐下了，喝茶。”

“谢谢。”王冬生接过茶，浅浅地抿了一口，然后擦了擦嘴

角，又直冲冲地盯向我。

“建民，你是真的见到她了？”

“真的。”

“在什么地方见到的？她好吗？”

我故意慢条斯理地吹了吹茶水上的泡沫，再慢腾腾地抬起头来。

“冬生，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那就是你必须告诉我，杨小眉对你真的是那么铭心刻骨，那么重要吗？”

“如果上帝有一天要在我俩之间选择一个人必须去死，而结果又是她，那么我会义无反顾地求上帝让我去代替她。”

“那么我告诉你，我是在同校一位姓张的老师家见到她的。不过她好像过得并不好。”我一边讲，一边偷窥他的表情。

“张老师家？为什么？她在张老师家？她在张老师家干什么？”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但目光仍乞求般地落在我的脸上。

“冬生，别猜了，我是在张老师儿子的婚礼上见到她的……”

“婚礼？你讲的是谁的婚礼？”

“对。”

“是谁的婚礼？”

“是她的，她已经与……”

“什么？你讲什么？你是去参加她的婚礼……杨小眉的婚礼？”他猛地站了起来，双手如鹰爪般隔桌伸过来，抓住我的衣领，如拎小鸡一般。本来渐已红润的脸，倏又变得僵尸般苍白，目光中却似有团火焰燃烧起来。

“是的……她结婚了，就在三个月前……”他结结实实地揪着我的衣领，我真有些喘不过气来。

“你在骗我！”他咆哮道。

“骗你？为什么？”

他将我重重地往后一推，反手拼命撕揪着自己的衣领，歇斯底里地喊叫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她的婚礼？为什么她要结婚？不！她不会与别人结婚的，她爱的是我……不……我应该想到的……总会有这么一天……”

他一下子瘫在椅子上，如一只泄尽气的皮球，双手插进发丛，目光充满重伤后的绝望。

“可怎么会呢？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她还能爱谁？不会的，一定不是的。建民，是不是你在开玩笑？快告诉我。是你在跟我开玩笑……”他不敢接受这个事实。

妻瞪了我一眼，扶住他不住抽动着的肩膀，安慰道：“冬生，别这样，今天我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应该高兴才对。何况，我们已不再是学生时代，都已成年了，应该冷静地去对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以前你是很有勇气的，今天不会因一个变心的女人而丧失吧。冬生，振作点……”

王冬生痛楚地抬起泪眼，信任地望着俊敏，然后抓住按在自己肩膀上俊敏的双手，找到依靠般的把头靠上去。

“俊敏，请你告诉我，这是真的吗？”

俊敏抽抽鼻子，深深地点了点头。

“呜——”他惨然哭出声来。俊敏被他的坏情绪感染了，背过脸，也抽泣起来。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哭声，这哭声悲惨而难听。

我怔怔地望着他，莫名地感到双眼模糊，两颊似有东西在爬行。我流泪了，这是男人比金子更贵重的泪，却不知为谁而流。

想不到一场同学八年后的聚会，一开始竟是这种场面。我吸溜了一下鼻子，摇了摇头，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冬生，你他妈的不是男人，你过去的傲气与自尊呢，都他妈的被女人给掏空啦……”

我忽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手指不停地敲击着桌面。为人师表的我竟然会说许多这等粗鲁的话，但我找不到更恰当的话。

王冬生抬起头，拿起茶杯，一饮而尽，一副世界末日的样子。

“建民，小眉她……她真的不快活吗？”

他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将泪水一抹。

“是的，她好比一朵受尽风雨摧残的鲜花。”

“她一定还爱着我，一定。我必须向她解释，请求她的宽宥，我一定要找到她，她在什么地方？建民，求求你，告诉我。”

“你果真还这么爱她？”

他的眼中闪着泪花，激动得又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就这么泪眼汪汪地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我敢肯定，我第一眼就爱上了她，且爱得如此痴如此醉如此狂。但自从她哭泣着向我表白不幸的过去后，我沸腾狂热的心仿佛就掉进了寒冷的冰窖。我在那里边不停地呼救，不停地哆嗦，心中讲不出是怜是爱是恨，是不该有第一次相见，还是相见恨晚。”他不住摇头，好像要证实自己的话是真的。“总之，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心里充满矛盾，充满了痛苦……杨小眉的美，似乎是上帝赋予她的一种骄傲与幸福，但是，又为何还要赋予她懦弱的性格呢？因为她的美，就要让她承受男人的凌辱、玩弄、欺骗与遗弃？因为她的美，就不能给她一丝袒护与安慰？这公平吗？这世界还有公平可言吗？她的美是赋予整个人类的，可为什么因为她的美而带给她的痛苦就只能让她自个消磨……”

俊敏给他递了块湿毛巾，他擦拭了一下脸颊，又把脸捂了一会。

“你一定不会知道的，”他唉声叹气地接着说，“曾经是那么坚强的我，竟然会为一个女人哭成这个样子，被爱折磨得死去活来……建民，原谅我，刚才，我是太激动了。”

“冬生，别太责备自己，我理解你。”我用诚恳的语气对他

说。

“建民，我现在想再向你证实一件事。”

“什么事？”

“那天的婚礼上，你见到小眉果真很忧郁？她说了些什么话呢？”

一讲到“小眉”这个名字，王冬生本能地情绪又激昂起来，他不得不用毛巾继续捂着双眼。

“你一定感到我很可笑，也很可悲，”他继续哀哀怨怨地说，“但你要知道，我已经把你当成了知心的朋友，因为从发生这件事到现在还只有你才这么耐心地听我说话。”

“冬生，谢谢你的信任。”我对他说，“如果你需要我做点什么，即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只要能减轻你心中哪怕一点点的痛苦，我会很乐意的。是的，当时小眉的神情很忧郁，眼底有抹受伤的神色。她也根本没有讲些什么，只是向众多的亲朋好友掀掀嘴角，我敢肯定那是种掩饰，是种应付。而这种竭力装出来的笑态，只有在极度痛苦的心情下才会有的。”

王冬生与杨小眉之间的故事，在我头脑里已有了个迷蒙的轮廓，但此时我却异常地想知道其中一些肯定是动人心魄的细节。因为这是我从一开始将他与杨小眉联系到一块时就有的最为主要的原由。

可能王冬生猜出了我的心思，因为他对我说：“你想知道她为什么会痛苦如斯吗？”

我有种被人看穿秘密的尴尬，但还是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你愿意告诉我吗？”

“只要你愿意听。”

他很干脆地回答我，他的眼光变成一种要彻彻底底看穿我的样子。

“建民，容许我再向你提个问题，她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不是

像那种放荡不羁的女孩？我不想听你的恭维。”

“她简直是一位天使，与你一样，第一眼我就被她的美丽震慑住了。在我眼里，她的美丽是透明的，她是那种清纯无瑕的女孩。”

“谢谢。”他十分真诚地用感激的目光凝睇着我。

“谢我？为什么？”

“这难道也值得你惊疑吗？你就不以为你这样为什么是多余而又幼稚的吗？如果她对我来讲并不那么重要，我会听到你的赞誉，而心怀感激吗？”他有些不耐烦地讲。

我相信地望着他，望着他的神情，望着他的热泪。

“建民，请原谅我，我不该用这种口气对你讲话，但我克制不住自己。她是因我而消沉而痛苦的，你哪里知道，她曾经被我折磨得生不如死，我是多么的心狠手辣啊！而她受了天大的委屈后，依然是那么小鸟依人般温顺，心甘情愿地毫不反抗地接受我的残酷的虐待。我永远也忘不了她那苦楚的泪水与乞求的眼神，她得不到做人最起码的那点点尊严，引不起人们的同情，她不断地希望能用自己身心所受的蹂躏而得到我的爱，又不断地为自己过去而忏悔。然而，我谴责她而不听她的申诉，我蔑视她而不给予她公正的评论。我原以为是我在宽恕她，而后来才醒悟，其实我根本不配接受她的宽恕。可——现在，现在我还能做些什么？我……”

大凡一个人了解对方的痛苦原因，而想安慰他，是很不容易的，就像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的死期、死的方式、死的场所的人，而使他心甘情愿地说“我愿意去死”一样不容易。然而，我面对着这位昔日的老同学却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与一种更为强烈的想让他脱离伤怀的慈悲心，原因是他这么坦率地向我倾吐心中的悲哀。

“冬生，摆脱你悲哀的唯一方法，就是将自己从痛苦的回忆中解脱出来。忘了她，忘了你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我们都很年轻，还有许多的事等着我们去做。”

“是啊！”他站起来，急躁不安地来回踱着，“我自己也多么想振作起来，可不管我怎样地挣扎摆脱，最终的思想还是不得不回到那潮湿的不见一丝阳光的地方，因为我永远无法谅解自己。”

“冬生，别太自责自恨了，把心中所有的话都说出来，或许你就会好起来的。”

“当然……当然，”他停下急躁不安的脚步。可怜兮兮地说，“但我今天只想哭，只能谈些没头没脑让你受委屈的话，改日我一定把闷在心中的东西全部倒出来，让你琢磨，让你审视，让你掂量。那时，你就会感到我为一个女人而悲哀如斯自责如斯，是有道理的，是应该的。甚至，你还会劝我更应该去自杀，以一死来谢天下。”

王冬生阴沉的神色里，有一些善良，一些温和，而更多的却是那深深的愧疚。

“好吧，”我对他说，“勇敢点。”

“……再见……”

他话音哽噎，坚忍着向外猛涌的泪水，向呆在一旁的俊敏望了望，就仿佛越狱的囚犯一样逃了出去。